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五編 19

# 罪與罰：臺灣戰後 小說中的疾病書寫

唐毓麗·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19 冊

罪與罰：  
臺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

唐毓麗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罪與罰：臺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唐毓麗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4+30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19冊)

ISBN：978-986-322-651-2 (精裝)

1. 臺灣小說 2. 文學評論

733.08

103001772

ISBN-978-986-322-651-2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322-651-2

罪與罰：臺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

作 者 唐毓麗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年3月

定 價 五編 24 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罪與罰：  
臺灣戰後小說中的疾病書寫

唐毓麗 著

## 作者簡介

唐毓麗，東海大學中國文學博士，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文學、現代文學、文學批評。曾發表〈臺北死亡紀事：談楊德昌電影《一一》中的敘事美學〉、〈從左拉《實驗小說論》之觀點探討戰後台灣自然主義小說〉、〈臺北意象與諷刺美學：探索疾病書寫中的人文價值〉、〈精神病患與扮裝行動分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喜劇人物及結構〉、〈從殺夫小說《女陪審團》與《殺夫》——探勘手刃親夫的隱喻世界〉、〈病患的意義：談《天河撩亂》及《丁莊夢》的家族／國族紀事與身體〉等論文。

## 提 要

本文研究二次大戰後與疾病相關的臺灣小說。在這些小說中，病人生病都是有原因的，可能受遺傳、感染源入侵，受致病因素影響染病，或是面對強大衝突，造成精神異常的疾病。人們習於把疾病與罪行串聯，更常把某些特定的疾病看成是天譴與懲罰，本文深入探討「疾病是一種懲罰」的隱喻思維時，進一步證實此思維不只牽涉到災難性修辭，更與病人肉體的苦痛經驗、心理活動、文化禁忌與社會輿論都有緊密的關聯。為了闡明罪惡與懲罰之間的因果關聯，本文藉由結構主義與契約理論的輔助，發現這些作品都呈現出「罪惡的懲罰型」的語法結構，特別凸顯罪惡行動與疾病懲罰之間的密切關聯。探索「罪惡的懲罰型」的敘事模式僅是本文的出發點，本文最終的目標，在於展現作者覺察或未覺察到的疾病現象與文化現象、心理矛盾，闡述疾病跟罪惡、懲罰之間的密切關聯，探索疾病小說中的倫理意義、道德價值、美學成就與人道思想。

本文發現，這些疾病皆與臺灣獨特的現實處境與文化傳統息息相關，分別以「政治契約」、「文化契約」、「家庭契約」與「私人契約」探討疾病的成因與影響。黨政軍民必須履行「政治契約」，被迫服從軍政命令，可發現他們的疾病，都是「政治契約」引發的衝突所造成。他們要不是違背政治義務，被「審判者」處罰造成疾病傷害；便是履行義務後，引發道德衝突造成疾病，他們的疾病都是「政治契約」所造成的傷害。異性戀性愛模式、異姓婚約和尊神敬鬼的禁忌，都是具有約束性的「文化契約」，違反這些「文化契約」的愛滋病患、肺結核病患、癲瘋病患、精神病患或是其他被社會主流價值排斥的人們，他們身上的疾病，會被輿論「審判者」視為天譴。「審判者」以「拒絕認同」的方式，嚴厲地懲罰「文化契約」的逆反者。有部分疾病，與「家庭契約」的衝突有關。「家庭契約」要求事親至孝、夫婦貞順的家庭倫理，罹病者可能違背／履行約定，引發道德衝突造成疾病；「罹病者」或「審判者」也可能把病當成工具，藉此審判「被審判者」，疾病都與「家庭契約」的「家庭約定」密切相關。至於私人契約相關的病例，都因「私人契約」引發的衝突有關。「私人契約」保障了個人的利益，同時也引發人我利益間的衝突，個體因違背或遵從「私人契約」，僭越「私人權利」造成疾病，他們不是違背私人約定，引發道德衝突造成疾病，便是僭越權利傷害他人，引發道德衝突造成疾病。

把疾病當成懲罰，顯示人們存有「自譴」、「他譴」與「譴他」三種心理模式。這三種心理模式，建立在「疾病是『主角』對『自我』的一種懲罰」、「疾病被『審判者』看成是對『被審判者』的一種懲罰」與「疾病是『罹病者』或『審判者』懲罰『被審判者』的手段」的認知上，人們為了控制人我關係與社會秩序，或是為了明辨善惡、區分他者而產生的思維。深入探討這種心理模式產生的作用極多，包括「應報作用」、「啟蒙作用」、「死亡預告作用」、「警戒作用」、「置人於死」、「卸責」、「威嚇」與「尊重生命」八個目的。最後歸納疾病書寫的價值，總結本文研究成果及研究侷限。



#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	1
壹、疾病與疾病小說	1
貳、臺灣戰後疾病書寫	5
參、本文討論的臺灣戰後疾病書寫	12
肆、「疾病的隱喻」相關研究	1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19
壹、隱喻解祕	19
貳、敘事功能、角色與心理模式	24
參、「契約」人生：義務、認同、約定與權利	31
肆、履／違約的懲罰	36
伍、「懲罰」的目的	38
陸、疾病：正義的懲罰	42
第二章 國家機器的宰制與自譴	51
第一節 政治契約：當權者的命令	51
第二節 軍獄人員殺生罹病：精神病	55
壹、軍獄人員的病症：精神病	55
貳、「愛國者」與「守法者」的審判	62
第三節 文革受難者的疾病：疼痛與麻木	69
壹、文革體制造成的心理創傷：頭痛、麻木、衰弱	69
貳、「悔」罪者的審判	73

第四節	黨國鷹犬致死的病症：被害妄想症	76
壹	黨國特務的病症：憂鬱症與被害妄想症	76
貳	民主罪人的審判	78
第五節	台奸的病症：幻覺與惡臭症	80
壹	台奸的惡疾：幻覺與惡臭症	80
貳	台奸的審判	84
第六節	犯罪後悔罪——以疾病尋找健康	87
第三章	文化的禁忌與天／他譴	91
第一節	文化契約：性愛、敬神、婚姻禁忌	91
第二節	男同性戀的死亡病症：愛滋病	96
壹	男同性戀的致死疾病：愛滋病	96
貳	天譴／他譴的審判	103
第三節	違背禁忌者的惡疾詛咒：瘋狂、沖煞、 麻瘋	118
壹	禁忌者的惡疾：瘋狂、沖煞、麻瘋	118
貳	不敬、不貞與醜陋的審判	125
第四節	婚姻禁忌者的惡疾詛咒：肺結核與癩癩	135
壹	婚禁者的疾病：肺癆／癩癩	135
貳	婚姻禁忌者的審判	140
第五節	譴人罪過是／不是正義——以疾病尋找 健康	143
第四章	血親情仇與自譴／譴他	151
第一節	家庭契約：一家之法	151
第二節	惡性的遺傳病：肝癌與精神病	155
壹	血緣遺傳的疾病：肝癌與精神病	155
貳	血緣＝原罪的審判	159
第三節	惡母、逆女的心病情結：精神病	163
壹	女性失責的心病：精神病	163
貳	孝／逆女的審判	168
第四節	亂倫女子的病症：慢性失眠症	172
壹	孝女／魔女的病症：失眠	172
貳	惡女無罪的審判	177
第五節	怨婦譴他的病症：感冒、失憶與癱瘓	182
壹	怨婦／莽夫的病症：感冒、失憶與癱瘓	182

貳、男人的審判	189
第六節 瘋狂守貞的統治者：久不退燒的熱病	196
壹、愛之使者的疾病：熱病	196
貳、忠貞者無罪的審判	198
第七節 以愛挽救病態的家園——以疾病尋找健康	201
第五章 個體的虧欠與自譴	205
第一節 私人的允諾與債務：私人契約	205
第二節 「正義」者的疾病：性妄想與熱病	208
壹、女權英雄／模範市民的症狀：性妄想與熱病	208
貳、違法者與殺人犯的審判	215
第三節 失德者的疾病：陽萎、夢魘與精神分裂	222
壹、債務者的疾病：陽萎、夢魘與精神分裂	222
貳、惡有「病」報的審判	228
第四節 迷失者的疾病：瘋狂與萎弱	234
壹、理想者之疾：瘋狂與萎弱	234
貳、迷失者的懲罰	240
第五節 藉病約束義務與權利——以疾病尋找健康	246
第六章 結 論	249
附 錄	257
壹、普羅普三十一個敘事功能	257
貳、本文小說中的三十個敘事功能	258
參、「罪惡的懲罰型」小說的敘事模式	259
肆、第二章「國家機器的宰制與自譴」出現的敘事功能	262
伍、第三章「文化的禁忌與天／他譴」出現的敘事功能	267
陸、第四章「血親情仇與自譴／譴他」出現的敘事功能	271
柒、第五章「個體的虧欠與自譴」出現的敘事功能	277
參考書目	283

# 第一章 導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

### 壹、疾病與疾病小說

疾病二字，在傳統古書都指「身體不健」的意思。胡厚宣考證殷高宗甲骨卜辭，注意到疾字雖有多種寫法，都描繪出人臥於床上的景況。<sup>〔註1〕</sup>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注「疾，病也」；「病」疾困也；《說文解字》注「病，疾加也」，都說明了疾病二字皆指身體不適的意思。張曉風從許慎《說文解字》「疒」部文字著手，發現《中文大辭典》裡收錄「疒」部 643 個文字，都具有疾病相關的涵義，其他如病痛、恙、違和、勿藥等詞語與諺語，也與身體或疾病有密切的關聯。<sup>〔註2〕</sup>從「疒」字看來，它指涉病人臥病在床的樣子，就可看出，前人造字時，早已注意到疾病可造成人的痛苦及虛弱。在英文語彙中，與疾病相關的詞語也很多，例如「disease」泛指各式疾病，與「illness」接近；此外，「sickness」帶有感情色彩，「affection」指病變與病患，特別指身體某器官的疾病。「complaint」指體內各式慢性病，「malady」為文學用語泛指各式疾病，有時也指社會的病態。<sup>〔註3〕</sup>總結古今中外的解釋，可看出疾病一

---

〔註1〕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初集（外一種）》（天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304。

〔註2〕 張曉風：〈古典小說中所安排的疾病和它的象徵〉，《中外文學》31：12（2003），頁26～28。

〔註3〕 李延林：〈「疾病、生病」的英譯〉，《中國科技翻譯》12：4（1999），頁50～51。

詞，除了顯示身體外表變化之外，也附帶病人身心痛苦的感受。

人類向來把疾病當成是最可怕的敵人，卻被迫與它打交道。美國文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特別關注疾病與文化的相關議題，在《疾病的隱喻與愛滋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一書中，首先點出人類普同的命運：「每個來到這世界的人都具有雙重人民身分：既是健康王國的人民，也是疾病王國的人民」。<sup>〔註 4〕</sup> 過往的歷史紀錄，無不一一見證社會人民徘徊在健康與疾病王國中的雙重身分。公元前 430 年，雅典瘟疫肆虐造成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當時群醫束手無策，只能眼見大量的百姓死去；疾病讓人心崩潰，雅典軍民根本無法迎擊斯巴達的攻勢，最後造成雅典帝國戰敗。<sup>〔註 5〕</sup> 疾病史不但記載了人與疾病交鋒的災難實錄，也紀錄了從蒙昧到理性、從未知到已知、從蔓延到控制，疾病早已控影響人類生死命運的漫長過程。

在醫學上，疾病是指一個機體或機體的部分，失去平衡的狀態，使得檢測身體健康的指標，偏移了正常的範圍。疾病最明顯的特徵，就是讓人的身體失去了正常運作的功能。1966 年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醫學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由羅伊波特（Roy Porter）等學者執筆，考察兩千多年來疾病與醫學的關聯，發現人類對疾病的觀點常隨著時代改變而更動。希臘醫學不相信微生物入侵體內可造成疾病，只認為身體內部混亂會造成疾病，顯然人們當時把人體想像成相互聯繫的整體，認為情緒與感情能左右身體的狀態，只要情緒失衡就會造成身心疾病。希臘醫學一致認為精神健康，是促進身體健康的不二法門，這樣的思想對後世造成重大的影響。

因病原入侵而造成疾病，這是晚期醫學提出的想法。中世紀之後，科學主義成為主流，解剖學與生理學的興起，佔領醫學知識界，直接造成傳統醫學的巨大變革。精神（psyche）與身體（soma）分隔的二元論思想相當盛行，推翻過往一元論的身體論述。醫學透過精密的解剖學，將人體描述成一具具構造精密的機器，機器理論從此佔據學術的地位。此後，醫學界便以年久失

〔註 4〕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p1.

〔註 5〕 卡特賴特（Frederick Cartwright）等著、陳仲丹等譯：《疾病改變歷史》（*Disease & history*）（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6~8。

修、燃料缺乏，比照機器故障的原理來解釋人體的病因。十九世紀時，學界普遍相信身體受到外物傷害會引起疾病，認為微生物、寄生蟲入侵體內會造成器官感染，並深信掌握單一病因便能杜絕疾病。此時醫學已把疾病當成客觀存在的實體，開始動用各種醫療的資源，找尋疾病發生的客觀規律。<sup>〔註6〕</sup>此後，醫學利用科學實驗與病理追蹤，仰賴病因學（aetiology）的分類與診斷，透過精密的儀器辨識受感染的病症與蟲體，劃分出感染者與未感染的正常人，病因學的發展歷史，也充分見證人類醫學與文明進展的成果。

《劍橋醫學史》主要從兩個關照點來思考疾病、定義疾病，其一是疾病（disease），其二是病痛（malaise）。疾病強調去掉安逸之意，是指機體受外在因素影響，如外來的細菌和病毒入侵導致的種種不適症狀；但病痛、生病（illness）卻與病人的感覺有關，偏重的是病人不舒服的主觀感受。<sup>〔註7〕</sup>這也意味著，疾病可能涉及醫生與病患對病徵（sign）與症狀（symptom）的不同看法，「病徵強調醫生的觀察與發現，症狀看重病人陳述的病況」。<sup>〔註8〕</sup>總結說來，疾病判定除依賴病人的主觀感覺外，同時也得把握醫生對外顯病症的預後評估。從以上所述可知，疾病牽涉到的層面非常廣闊，除了醫生和病人之外，疾病勢必受到醫學發展、政治方針、社會制度、文化習俗與個人偏見的交相影響，疾病的相關論述根本不可能獨立存在於病理書籍之中。

當人生病時，一定是不舒服、痛苦的。西方文學深受基督教義的影響，能不以排斥的角度去看待疾病。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時，浪漫主義偏愛肺結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帶來的美感，作家常有美化疾病的創作，更從疾病背後挖掘引人深思的意義。浪漫主義者似乎在羸弱的結核病人身上，看到他們對生命的熱情，意識到脆弱的病體並不能限制生命，反而能在罹病之際彰顯出生命的意志和超越性。肺結核此後成為騷人墨客的專利，痛苦、消瘦與蒼白的病症成為淒美的象徵，美化肺結核已成為文學家的共識，這股新興的文學潮流翻轉過去人們對疾病恐懼的態度，以浪漫的情懷嚮往生病的世界，把罹病當成時髦，在歷史上留下特殊的扉頁。

〔註6〕 羅伊·波特（Roy Porter）等著，張大慶譯：《劍橋醫學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of History of Medicine*）（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頁154～172。

〔註7〕 羅伊·波特等著，張大慶譯：《劍橋醫學史》，頁133。

〔註8〕 孔繁鐘編譯：《精神醫學之症狀及病徵》（臺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91），頁163。

日籍學者炳谷行人 (Karatani Kojin) 觀察日本現代文學時，認為美化疾病只存在基督教語境當中，不會在日本文學出現。〔註 9〕實際上，在臺灣戰後小說中出現的疾病與疾病書寫，大多突出疾病的悲劇性與苦痛傷害，只有少部分作品才會美化或神聖化疾病。這也說明了，西方特殊的時代背景，讓文學「顛覆」了疾病受苦的意義，「美化肺結核」的行動完全是十八世紀中葉，西歐文學所造成的具體影響。蘇珊·桑塔格認為一個半世紀以來，肺結核成為虛弱、文雅、敏感、悲傷、無力的隱喻，疾病既是災難，也堂而皇之成為細緻與優雅的象徵。〔註 10〕在現實生活當中，疾病絕對是令人痛苦、不舒服的，肺結核引起了浪漫主義的聯想，接連塑造了「肺結核神話」。讀者看到小仲馬 (Alexandre Fils Dumas) 的作品《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elias*)、普契尼歌劇《波西米亞人》 (*La Bohème*)、濟慈 (John Keats) 的〈夜鶯頌〉 (*Ode To A Nightingale*)，這些作品對於疾病都有過於浪漫化的陳述，實與現實脫節。也可以說，文學豐富的感染力創造了「疾病浪漫化」的情懷，美化疾病的思想廣為流傳，甚至改變了「肺結核」的病理學與社會涵意。從此以後，疾病像服裝一樣成為裝飾的物件，更是文人出入貴族文藝世界的另一枚身分證。〔註 11〕

西方文學探討疾病災難的經典著作甚多，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 (*Oedipus the King*) 寫瘟疫的詛咒，薄伽丘《十日談》 (*Decameron*) 描述瘟疫襲擊世界末日的恐慌，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的《魂斷威尼斯》 (*Death in Venice*) 隱喻錯誤的愛慾亦可致命，《魔山》 (*The Magic Mountain*) 以病突顯人們自甘墮落的心靈，卡謬 (Albert Camus) 在《瘟疫》 (*The Plague*) 描述經黑死病襲擊的居民形同坐監囚犯，索忍尼辛 (Aleksandr Isaevich Solzhenitsyn) 的《癌症病房》 (*Cancer Ward*) 描述抗癌的經歷與集中營生活，左拉 (Emile Zola) 的《娜娜》 (*Nana*) 描述梅毒，魯迅以〈狂人日記〉精神病患的狂語針砭封建遺毒，以〈藥〉標舉革命為挽救腐朽中國唯一良方，巴金《寒夜》寫肺病患者鮮血淋漓的處境，都說明美化疾病絕對不是普遍的主題。本文發現在戰後小說當中，臺灣作家對疾病題材顯露特殊的觀察，尤對「受苦」與「病痛」展現獨有的關注，這些作品大多描寫疾病所造成的悲劇與苦痛傷害，除顯示作

〔註 9〕 炳谷行人 (Karatani Kojin) 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97。

〔註 10〕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p32~33.

〔註 11〕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p28.

家悲天憫人的胸懷與哲思，也呈現他們對災難化修辭的沉迷，吸引筆者想一窺究竟。

## 貳、臺灣戰後疾病書寫

臺灣戰後書寫疾病的小說數量相當豐碩，但細觀這些作品，不但主題內容不一，疾病所佔的份量也不大相同，有的小說以疾病為主要主題，有的只把疾病當作次要的情節。本文依照所收集的疾病文本，根據各篇作品突顯的主旨與疾病的關聯，將這些小說概分為八大類：

其一、將疾病與貧困、髒污的環境串聯。戰前此類作品數量最多，戰後數量也不少，疾病成為窮苦百姓難以逃離的厄運。這類小說將重點擺放在病因追查上，常挖掘貧窮與疾病之間密切的關係，闡述落後貧困的環境，或髒污有毒的物質，直接成為殘害人們健康的最大殺手。這些小說都把百姓致病因素，指向髒亂環境背後種種不合理制度與社會問題，特別強調人與制度、環境的衝突，毫不留情揭露社會結構底層的病灶，具有強烈的寫實與批判精神。

1、強調經濟窮困。洪醒夫（洪媽從）的〈吾土〉（1978）描述農人夫婦感染肺病，在醫療不發達的時代，只好變賣土地買嗎啡治病，最後不但無法根治疾病，更拖垮家中的經濟。王湘琦的〈沒卵頭家〉（1990）描述澎湖公衛設施貧瘠、病蚊猖狂，造成男士陰囊腫如球般大小，痛不欲生的窘狀。黃春明的〈癩〉（1968）開宗明義宣判：癩本來就是貧窮人家的親族，是貧賤家庭最熟悉的疾病。宋澤萊善以自然主義的筆法捕捉光怪陸離的人間誌異，〈白鶯鎮的回憶〉（1988）描述夫妻沒錢讓小孩開刀，只能看著腸潰瘍幼兒死亡的悲劇。

2、強調政經環境不利因素。施叔青（施淑青）的《她名叫蝴蝶》（1993）描述1894年香港發生的瘟疫事件。殖民政策明顯歧視華人，華人被迫生活在擁擠髒污的環境裡，常與家畜比鄰而居，加上欠缺良好的衛生習慣，自然潛藏致命的危機。鼠疫奪走兩千多條人命，英國殖民者更從種族、宗教信仰、階層、生活習性各方面，把華人當成黃禍，視鼠疫為天懲的證據。

其二、疾病是神聖、淨化、純善與真愛的隱喻。作家描寫疾病時，展現了疾病的雙重性質，它雖造成疼痛，但疾病可帶領人前往超越的、不可思議的世界，此系列小說翻轉疾病等於災難的一般論述，提供另一種視野思索疾病。

1、賦予疾病神聖的意義。王幼華的〈龍鳳海灘考古記〉(1989)利用考古學家的瘋癲純真，畢生探索人類奧秘，對照學術界人士的醜惡，疾病被賦予了神聖的意義。自私的人污衊他為精神病患，人類自相殘害所犯下的錯誤，早已預言自我毀滅的命運。七等生(劉武雄)的〈聖月芬〉(1973)認為瘋狂女性所遭受的一切不幸，不只是災難，她們的犧牲，就跟基督完成的任務——救贖是一樣的。她們就是上帝的化身，人們應該尊敬同情瘋癲女性。

2、賦予疾病神奇的意義。紀大偉相當有意識地，創作一系列頗富顛覆意圖與理性趣味的小說。在〈香皂〉(1996)裡描述愛滋病帶原者，不再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禍源，而是能把病菌當成香皂般，相互塗抹、愛撫，創造慾望、鼓動性愛的新興族群。在〈蝕〉(1995)中，亂倫、同志性愛與愛滋病已不再是社會禁忌。二十一世紀出現「食蟲族」的異類份子，重複二十世紀禁忌——愛滋病患的悲劇，成為眾所譴責的對象。但主角覺悟到，群眾的錯誤就在於習於將罪責推到少數人身上，最後認可弟弟的慾望，更成為「食蟲族」的一員。平路(路平)的〈世界之疾〉(1993)描述新世紀基因工程，可以治癒所有「畸零」人後，所有人類已失去愛情的創造力，只剩我族／同志(同性戀)還擁有創造性愛的能量。〔註12〕身為倖存者，我體驗生命的極致歡樂後，決意為愛殉死，滴入「世紀之疾」病毒，把生命奉獻給愛情，以同志愛情與極致的愛慾追求，重新定義「愛，方死方生」的浪漫寓言。總結以上作品，不難發現，此類小說突破輿論狹見，賦予疾病正面的意義，也能進一步批判正常／異常界線，質疑人們的迷思與盲點。

其三、疾病是政治體制與暴力傷害下的產品。此類作品觸及臺灣特殊的政經歷史，病人之所以罹病，多與承受不了過多的壓力有關，是數量最多的類別。

〔註12〕本文觸及到同性戀議題時，大多以「同性戀」一詞指稱此族群身分。但須說明的是，使用此稱呼，主要為了「同性戀」一詞，能清楚呈現「同性戀」族群「同性戀行為」的特殊屬性，但缺失在於「同性戀」一詞，早已殘留精神疾病的暗示及醫學矯治的意味。本文雖使用此名詞，但反對附加任何病態的意涵在此名詞上；當文中需強調同性戀者的政治身分時，斟酌使用「同志」一詞。在90年代後，臺灣的傳媒與同志論述已慣把「同志」指稱同性戀者，因「同志」一詞顯然比「lesbian/gay」更富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涵義，這也代表了人們開始注意到同性戀行為及其文化，更懂得尊重同性戀者特殊的身分。紅水鮮、紀小尾、蛋糖饅：〈小小酷兒百科〉，收入紀大偉主編《酷兒啓示錄》(台北：元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35～36。

1、批判黑暗政治的小說。如舞鶴（陳國城）的〈悲傷〉（1994），以兩個精神病患，勾勒臺灣鄉野與政治監控的怪誕傳奇。男子自從軍機失事後，出現精神異常的症狀，身體與慾望都無法聽從國家的規訓，永不餓足的性慾總引起災禍。社會便以電療懲罰那駭人聽聞的可怕陽具，他被世人無情地監禁了十年，確定不是「思想犯假起瘡」後釋放。他的後半生幾乎與世人隔絕，可悲的是，他探望女兒卻死在泥濘裡，這樣的悲懷果真是無以名狀。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1988）裡，桑青從三峽轉至北京，歷經抗戰及中共政權成立等政治巨變後，她逃至臺灣，正好遇到白色恐怖國家機器的監控，失去身分的她只好不斷地逃亡，最後變成精神分裂者桃紅。到美國後，她讓負載太多傷痛的「桑青」死亡，協助「桃紅」新生，但美國的情報單位仍密切監視她。最後「桃紅」放棄所有的文化束縛與倫理道德，成爲一個終身流亡、精神分裂的異鄉人。

鍾肇政的〈中元的構圖〉（1966）控訴太平洋戰爭帶來的後遺症。農民阿木被日本徵調到菲律賓當兵，在叢林裡他靠吃人鼠活命。僥倖回到故鄉後，發現妻子和人通姦生下孩子，最後在中元祭典的刺激下毀於自焚。吳錦發的〈消失的男性〉（1985）以狂想小說，嘲諷統治無所不在的恐怖威脅，不斷透過「扣帽子」的監視暴力，逼迫前衛的詩人，最終成爲插翅高飛的病／鳥人。劉大任的〈杜鵑啼血〉（1974）描述在共黨政爭時期，細姨懷疑情夫移情別戀，便吃掉他心臟後發瘋的恐怖故事。除突顯嫉妒猖狂的人性之外，也批判黨政鬥爭蠱惑人心的革命狂熱，根本就是難以治癒的精神燥鬱症。

李昂（施叔端）的〈彩妝血祭〉（1997）將疾病與政治傷害緊密串聯。王媽媽是臺灣悲情歷史的最佳見證人，政治受難者的殊異身分讓她受盡委屈，情治人員侵犯兒子得逞後，讓愛子心靈再造傷痕，最後兒子死於愛滋病讓她哀慟欲絕。小說把性傾向與國家政治／男性暴力串聯，揭穿政治受難者所承受的暴虐與傷害，遠遠超出人們所想像。王幼華的〈花枝亂流〉（1986）透過倒敘回溯精神分裂者發病前，混亂不安、支離破碎的心靈全景。阿 A 親戚死於政治暴力，使得他對政治產生神經質的恐懼心，他到工廠受到暴力份子毆打，員警逮捕政治犯刺激他發病，探索政治監控下世人的精神恐慌。楊照（李明駿）的〈疾癘〉（1993）鋪陳人類滅亡毀世的寓言，闡述所有持槍見紅的歷史，就像瘟疫過境一般，造成無數的災難，把亂政腐敗的力量與疾癘狂襲串聯，構成一篇象徵意義極高的小說。

2、批判金權文化。在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裡，商人訓練酒女賺取美國大兵的美金之外，也不忘恐嚇她們「西貢玫瑰」病菌的可怕，小說以性病嘲弄崇洋媚外、金錢至上可笑復悲哀的國民性。陳映真(陳永善)的〈萬商帝君〉(1982)描述以成敗論英雄的金權社會下，主角獨自承擔跨國政治、資本主義文化、種族主義、商業競爭、家庭期望與自我要求等種種強大的壓力，終因精神崩潰而發瘋。七等生(劉武雄)的〈精神病患〉(1967)中，主角處身在權力分贓、派系內鬥的校園中，精神受到折磨加上感情受創，在暴力刺激下成爲精神病患，他無法承受梅毒的遺傳，在瘋狂狀態下釀成殺妻的悲劇。

3、批判整體文化與暴力。陳映真的〈悽慘的無言的嘴〉(1964)描述厭惡社會暴力、受文化折磨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在出院前夕幽悒的感發記事。白先勇的〈孤戀花〉以煙花女瘋狂殺人的悲慘際遇，控訴家庭、妓院與社會無處不在的暴力。

4、批判父權文化。叢甦(叢掖滋)的〈瘋婦日記〉(1977)寫出女性複雜紛亂的精神世界，直言男性壓抑女性排斥女性，他的背叛與疏離造成妻子精神分裂。林耀德(林耀德)的〈慢跑的男人〉(1995)批判強暴壓力的傷害，男子在高中時期慘遭醫生強暴，性暴力讓他成爲精神病患，終生沉溺在同性性愛中。

其四、描述老人疾病。疾病常成爲摧殘老年人的剋星，急速將他們推往死亡。老人病死因不具戲劇性，往往得不到太多人關注，也讓死亡顯得更爲靜默。

1、老人病死。黃春明以〈售票口〉(1999)暗諷孝道不存，描述老人拖著病體在寒冬勉強外出，只爲了替子孫買票，老人最後受到風寒而喪命。

2、老人的病與牽掛。顧肇森的〈陽關〉(1994)描述罹患心臟病的先生，無力照顧失憶症的妻子，在無法可想的情況下，將自己與妻子送上黃泉路，揭露老人最莫可奈何的心境。

3、老人的病與經歷。駱以軍的〈醫院〉(2000)裡，披露衰頹老兵與老友吵鬧的半生恩怨，也藉病突顯上一代老人縱有諸多恩怨，生命也近衰亡，將由下一代子孫接棒，重述遠去的家族歷史與時代歷史。黃春明的〈最後一隻鳳鳥〉(1999)描寫失憶症母親的病情與人生際遇。

其五、極力描述各式病人，複雜難解或堅強或脆弱的心態。

1、描述複雜心態。如施叔青的〈尋〉(1985)描述上流社會的婦女，因不孕症無法生育，轉而到育幼院尋訪女童的自私心態。王幼華的〈超人阿A〉(1985)描述瘋子阿A脫軌的行徑，最後竟成功地鼓譟社會群眾，加入他非理性的瘋狂活動，凝聚成一股「反常態」的強大力量。駱以軍的《第三個舞者》(1999)以各式各樣的疾病，突顯人性的荒謬與複雜，有的是精神病患，也有專寫瘋人院、集中營故事的作家；有的人屬於「華麗的精神病」與「留遺性精神分裂狀態」，坦承不但曾施放巴豆害人，更與學生及其母親有曖昧情愫，他們的經歷揭露病人極其複雜的心境。

2、描述堅強的心態。陳映真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1965)裡，描述醫生從弱病的女兒身上，重新看見生命可貴的價值。女兒雖臥病在床，卻仍熱愛世人，她是全家人的良知與希望，她的仁慈讓醫生感到羞愧，重新肯定醫者救人救世的價值與意義。蘇偉貞的〈角落〉(1990)為一篇極其抒情的愛情小說，女病人愛上實習醫生，醫院成為女病人療傷止痛的角落。蘇偉貞的〈舊愛〉(1990)裡，女子是眷村裡的逆女，肺癌助她解決愛情的紛擾與牽絆，她求愛得愛，像個烈士，臨終更平靜地承受病痛與命運的考驗。宋澤萊(廖偉峻)的〈病〉(1988)，描述小人物面對疾病淒惻又堅忍的態度，描述兩個窮苦婦女罹患癲癇與花柳病後，為了家庭堅強求生的故事。

3、描述脆弱的心態。劉大任〈長廊三號〉(1978)描述旅美畫家死前耽於迷幻藥物，瀕臨瘋狂邊緣的焦慮心境，展現「異鄉人」與「紐約客」不為人知的脆弱處境。李喬(李能棋)的〈人球〉(1969)主角因躲避金錢壓力，最後成為病態的人球。林俊穎的〈雙面伊底帕斯〉(2003)描述末世紀同志的暴力、放縱、深情與感傷，戀人雖對愛滋病人，表露朝生暮死愛情至上的宣言，卻又暴烈地阻止愛人接受化療，病人只好忍受愛人指責，最後遭愛人勒死，顯示出同性愛慾的脆弱與狂暴。

4、因病啓悟的心態。朱西甯(朱青海)的〈著名的癌痛〉(1976)描述受癌症折磨的病人突感神蹟，請求基督拯救他的肉體與靈魂，紀錄下臨終之際得到平靜的經歷。王尚義的〈現實的邊緣〉(1964)描寫老楊與老王兩人的奮鬥過程，老王放棄理想投入世俗的工作，卻在重病時才發現生命的可貴，對人生有更深刻的體悟，可惜來不及實踐理想就過世了。宇文正(鄭瑜雯)的〈病人〉(1995)以住院病人旁觀者的身分，旁觀虛矯造作的人情冷暖。

很少作家會像陳雪一樣，在現實人生中經歷各式創痛，年幼時家裡積欠